

<<医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医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1232291

10位ISBN编号：7501232296

出版时间：2007-11

出版时间：世界知识

作者：满庭花雨

页数：29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医生>>

内容概要

国内第一部直面医生状态的原创作品。

你可以不懂医学，但你不能不了解医生。有人说医生是天使，有人说医生是魔鬼。有人说他们仁心仁术，有人说他们冷漠心黑。一部全景式展示医生状态的力作，透视医院隐秘，解剖医生世界……支持满庭花雨。

虽然我不是医生，但我喜欢这个职业的人，很想了解！

——网友UC 花雨的文章愈到精妙处，医生的心境惟妙惟肖。

——网友 风满楼 此文分量太重了。

看着看着就心里难受，很现实很真实…… ——网友 嘻嘻哈哈就长大 也想简简单单做一个好医生，也想简简单单地做一点事情，可是一切都超乎想象。

医院风云，新情旧恨，柔情与伤痛，苏宁在其中奋力挣扎……这里有催人泪下的情感碰撞，有残酷冷漠的人性交战，有同事之争，有谋权夺利，也有医生和病人的信任危机，医疗事故……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苏宁却迷失在了这个给自己带来爱与恨的城市街头……这是一部极富杀伤力的现实主义力作，小说以细腻朴素的笔调娓娓道来，充满了忧伤与疼痛，对人性的挣扎与叩问。

书籍目录

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  
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

## 章节摘录

散会后，李绍伟跟在夏立仁屁股后面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
李绍伟低声下气地问，夏主任，您这意思，这次评职称没我什么事儿，是这意思吗？

夏立仁拉长脸说，不是我这意思，而是医院的意思。

咱们科除我之外哪有回来不到一年的，再说人事部门根本没有这样的规定，您这不是针对我吗？

这怎么是我针对你？

都是院委会定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
我读博前在医院有好几年的工龄应该计算进去吧。

夏立仁翻着手里的文件找到一页说，你看这里，这几行，专门指出你这种情况，上面说外出进修、深造回医院后不满一年的，一律不能参加评审。

李绍伟翻来覆去地说人事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根本没有这条，为什么医院说加上就加上。

夏立仁说，这我就不清楚啦，要不，你再到院里打听打听？

李绍伟暗想，政策都出台了，还打听个鸟啊。

他非常沮丧，觉得一切都无可挽回。

夏立仁又说了些道貌岸然无关痛痒的安慰话，什么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得是机会，应该发扬发扬风格，什么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志，不能为了这点儿小事争一时之气伤害了同志间的友情……李绍伟一句也听不进去，笨嘴拙腮的又提不出铿锵有力的反驳，张放敲门进来了……夏立仁有些不耐烦地下逐客令说，绍伟，这样吧，咱们以后再找机会谈，我现在还有台手术。

李绍伟虽然老实，但不痴不傻不缺心眼，读过博的人，智商能低到哪儿去。

他怎么会不明白，医院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各科负责人反馈上去的，他夏立仁如果说不知道只有苍天知道了。

令他更郁闷和懊恼的是，夏立仁并不和他交心，一句暖心窝的体己话没有，打的都是官腔，是敷衍。他认为夏立仁应该真心实意地和他沟通，把所有的隐情和难处摆到台面上，哦，啊，绍伟，你看看，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你上，他就不能上，他上，你就不能上……说不定他一时心软会主动退出，人格上得到尊重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窝囊。

他觉得自己像羊肉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涮被烤被吃了，做人做到这份上能不算失败吗。

人都是要面子的，何况他一个知识分子，面子比命都重要。

李绍伟二话没说沮丧地默默离开。

他的手停留在门把手上有种疯狂的把门击碎的冲动，他还想破口大骂，想把夏立仁手中的文件夺过来摔他脸上再呸上一口，最终却叹了口气理智地把门轻轻带上了。

王爱梅当天晚上就和他短兵相接。

发扬风格，高风亮节，谁不知道谁啊，他们怎么就不发扬风格了，他们怎么就不高风亮节了，哄三岁的孩子啊，啊？

你老婆下岗，孩子上学，房子没有一套，上有爹娘，下有妻小……你就不能和他理论理论？

你吃屎的啊你？

你是不是个男人？

……她一怒之下掀翻了一桌子的菜，儿子海海吓得哇哇大哭。

李绍伟像只灰溜溜的老鼠，从单位溜回家里，从家里又溜出来，每一束光亮，每一点动静都让他恐惧。

他觉得王爱梅骂得对，太对了，自己真不是个男人，自己太窝囊了。

他茫然地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穿梭，热泪淌了一脸。

他想，我是个博士，我是个知识分子，我不是小市民，我应该有素质。我不想和别人斤斤计较，我应该表现得更清高，更若无其事。

李绍伟搅着苦闷和眼泪吞下一杯苦酒，把头一垂说，苏宁，我真是屈啊，你也知道我平时光知道钻研业务，最怕搞关系，到了求人的时候两眼一抹黑，我是巴掌穿鞋行不通走不通，没什么招了。我今天把你拉出来就是为了这事儿，你是夏立仁的得意门生，你在他跟前替我说说话，这事就拜托给

## &lt;&lt;医生&gt;&gt;

你了！

苏宁心情复杂地点头说，如果能帮上忙的话，我自然义不容辞，只是……后面的话他使劲咽了下去。

他和夏立仁之间的那些嫌隙，别人又怎么会明白。

第二天，阳光灿烂，苏宁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他走进医院，走进门诊楼前熟悉的白色回廊，回廊旁边的柱子上爬满藤萝。

阳光是刺目的，让苏宁缺乏直面同事们的勇气。

这里基本没什么变化，除了门诊楼重新装修过之外，一切在苏宁眼里都墨守成规地陈旧，这种陈旧令他退却，人总是求新的，希望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惊讶，要不干嘛在拼命挣脱出去之后，又重入罗网。

苏宁有点后悔，他把身子探出回廊，眯起眼睛和太阳对视三秒，直到眼前发黑。没有退路了。

在二楼楼梯口，苏宁和夏立仁狭路相逢。

夏是苏宁研究生时期的导师，现M医院口腔科主任。

苏宁研究生毕业前夕，夏博导的资格也跟着审批下来，如果他愿意，完全可以继续考夏的博士，可苏宁正和夏扭着一股劲，断然拒绝了夏的好意。

两年后，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地报考了别的学院。

苏宁还记得当时夏立仁的脸，铁青色，糊满了铅一样。

苏宁有一丝快感，只是那快感消散得太快，还没来得及回味。

夏立仁用余光扫了扫他，目不斜视地耐心解答着几个病号家属的询问。

苏宁生硬地挤出些笑容搭讪道，老板，我回来了。

夏立仁这才扭过头：啊哈，是苏宁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苏宁主动伸出右手，夏的两只手静静垂立，苏宁尴尬地收回晾在半空的手说，这才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去看望您呢……夏立仁叫住一个迎面走来的女大夫，对她吩咐着什么，留给苏宁一个伟岸发福的背影和满走廊熙熙攘攘的冷落。

张放从背后突然推了他一把说，这么快就来上班了，还以为会在家多歇几天。

夏立仁对女大夫交代完工作看都没看苏宁，转身去了病房。

苏宁坚定的信心像吹皱的湖水一样有了一些波纹。

可是当他换上隔离衣，走进熟悉的病房，看到病床上的患者，看到透过窗户扑满病房的阳光，甚至看到那位陌生女大夫忙碌的背影之后，所有的力量和雄心又都回来了。

苏宁吸纳吐气，阿Q真好，阿Q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如此美好，未来就在脚下。

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，一切反动派和敌人都是纸老虎。

生活就像一条提前预置的轨道，当第一声汽笛拉响之后，人会随着惯性咔嚓咔嚓地运转下去。

接连几个疯狂的夜晚之后，两人的激情像抽条后的粉嫩青春的身体，因缺乏营养而显得细长无力。

何秋叶不再准时准点地上床，她坐在电脑前劈啪劈啪地打字，哪一天也是一两点。

苏宁从另一个房间问，你在于嘛？

何秋叶歪着头发蓬乱的脑袋遥望着他说，码字呢。

苏宁开始还催她睡觉，后来连催也懒得催了，因为催和不催的结果是一样的，就像医院里允诺的那套住房。

苏宁接连去人事部门五六趟都说不知道这回事。

苏宁找到曾经向他拍胸脯打保票的秦副院长，秦院长为难地说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近期要调整领导班子，院委会还没研究这件事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

苏宁没有任何反驳的武器，一没合同，二没协议，只是一个口头约定，何况这个约定说给他一套住房，给的时间呢？

可以是今天明天也可以是未来。

谁能主宰我们遥遥无期的未来啊。

## &lt;&lt;医生&gt;&gt;

苏宁从秦院长办公室出来，太阳亮成一片白光，他眯起眼，脸上刷地冒出许多汗，凉洼洼的冷汗。

正在这时，叶子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家里卫生间的水管破了，水正往外喷呢。

她哭丧着脸说，怎么办怎么办苏宁，你快回来吧，我可收拾不了了，下水道也堵了，咱们家快成抗洪抢险第一线了。

他说，叶子，你别着急，你先找找总阀门，把那个先关了，等我回去再修。

叶子嚷嚷，我哪儿知道总阀门在哪儿。

苏宁急出一头汗连说带比划，叶子在家里东一榔头西一榔头边找边嚷嚷，找到了，拧不动啊，你还是快回来吧。

苏宁说，我现在回不去，我才上班几天啊，就说走就走了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有情绪呢，再说手里还有病号。

叶子喊道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这个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。

呱地一声扣掉了电话。

病理科像往常一样送过来一堆病理化验报告。

苏宁抽出其中一张对身边的护士说把17床的家属叫过来。

一会儿，一对乡下夫妇胆怯地敲门，微驼的背，浆洗褪色的衣服，苏宁说，进来吧。

他们小心翼翼地蹭到苏宁跟前，点头哈腰地低声叫大夫，黑黝黝的脸上堆满朴素的笑容。

你们是17床的家属吗？

两个人连声说是。

苏宁公事公办地说，17床的病理报告今天出来了，是纤维肉瘤。

女人懵懂地看看男人，男人懵懂地看看女人，同时挤出一丝讨好的笑容虔诚地问，纤维肉瘤是什么病？

要做手术吗？

纤维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，需要做手术，具体点就是把下颌骨头切除，同时进行淋巴结清扫术，但五年生存率比较低……女人的嘴唇开始哆嗦，喉头发发出呜噜呜噜的呻吟，男人酱紫色的脸膛上不停渗汗，他用袖子边擦边问，这……这是个什么病？

怎么俺从来没听说过？

苏宁耐心解释：纤维肉瘤，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牙龈上长癌，活过五年的几率相对低些。

女人谈“癌”色变，就像听到了魔鬼的召唤，眼里瞬间蓄满泪水，呜咽积压在胸腔，突然像忍不住呕吐一样捂住嘴拔腿就往外跑，前脚刚迈出门，走廊上就传出压抑的号啕，声音虽低，撕心裂肺。

病房门口站了一圈围观者，大家同情地唏嘘着。

苏宁如同受到了西伯利亚冷空气的侵扰，心脏一阵阵缩紧。

安小葵从病房里跑出来，扶住了女家属，没安慰上几句竟然也陪着流泪。

男人的腿直打哆嗦，一把揪住苏宁的手臂哀求道，大夫，大夫，求求您了，她还是孩子，她才十六岁……救救她吧，大夫，我给您跪下了……苏宁用双臂托住他的身体无能为力地说，我们会尽力而为的，你放心吧。

男人刚想转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，手术费多少钱？

大概一万左右，术后要转到肿瘤科进行化疗。

男人干愣了片刻哦……哦地嘎嘣，一万，这么多？

他双脚像被小鬼儿拖住了一样，看看悲痛欲绝的妻子，想上前劝慰几句，刚挪了两步便瘫在墙角，头往裤裆里一夹，双手回抱住后脑勺哭了。

苏宁呆滞地望向窗外，清澈的白云在天空流动，世界依然是明媚的，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落魄而破损。

工作了这么多年，苏宁本来已经被生老病死打磨出一副铁石心肠，可刚刚那对农村夫妇凄厉的哭泣，冲击了他身为一名医生对生命逐渐麻木、沉睡下来的灵魂。

读博三年，以为一切都和这几年净化了的自来水一样，人性也是净化了的，以前工作中的烦恼将不再成为烦恼，以前憎恶过的人性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险恶，因为这三年的隔离，一切感觉都慢了半

## &lt;&lt;医生&gt;&gt;

拍，像有了些年数的纹身，平淡了，消褪了。

他的功力在加了博士这副高级装备之后将所向披靡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。

他没想过还会力不从心回天无术，没想过现实依然残酷，生活永远比文学作品复杂。

他想的更多的是奋发图强为自己镀银镀金，卧薪尝胆回医院大干一场，在这一番事业中病人是不可缺少的，但却退缩到辅助和配合的位置，这似乎已经完全背离了学医为了治病救人的初衷。

安小葵帮他往杯子里添了些水连叫了几声苏大夫。

苏宁恍然抬头，安小葵唇红齿白的脸刚刚用清水洗过，鼻头红红的，眼白红红的，连小小的嘴唇都红得充血。

苏宁想，这个女孩儿真漂亮，漂亮得罕见，眉清目秀中遮掩不住逼人夺魄的青春，顺从中反衬出野性，玲珑的身躯在肥大的白大褂中若隐若现，更添了几分女性的飘逸和风情。

苏宁盯住她婴儿一样娇嫩的皮肤，有种想上前招招的冲动，对女人很久没这样的感觉了，看到周围越来越多的妆容精致的脸，他无论如何提不起兴致和情绪。

苏大夫，能尽快替17床安排手术吗？

安小葵不自然地咳了一声问。

苏宁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想到她刚刚泪流满面的脸问道，你和她是亲戚？

安小葵小脸涨得通红分辩道，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他们可怜。

当医生可不能这么脆弱，怎么能在病人面前说掉泪就掉泪呢？

你让病人怎么信任你？

安小葵下嘴唇上留下一排细密的牙印说，我父亲几年前死于同样的病，当时我正在准备高考，父亲从住院到做手术，家里人全都瞒着我，直到高考结束，我才知道我失去了父亲……安小葵的眼圈发红。

又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子，爱哭的女孩子通常感情丰富，敏感自卑，喜欢幻想。

苏宁不由想起了叶子，刚认识叶子时，她有轻微的忧郁症，内心时常会浮出奇怪的哀伤。

苏宁带她去了一趟海南，她像孩子一样尖叫着扑向海浪，他坐在岸边，她与海浪嬉戏，甚至模仿影片中女主角自杀的样子，一步一步迈向深海，苏宁开始还在微笑，后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过去，把她像鱼一样湿淋淋地拖上沙滩。

她傻兮兮地笑着说，我只是在演绎一个情节，其实我很怕死，我不会自杀的。

她的脸上混杂着海浪和泪水，苏宁胸中涌起一股怜悯和心疼，冲动地俯身吻住了她……从海南回来，叶子的皮肤晒黑了，腰围由1尺8变成1尺9，她的笑容也像那里肆无忌惮的海风渐渐多了起来。

苏宁随意地问，你父亲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。

就是在这里，是夏主任替他做的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但化疗的时候突然去世了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